



台灣

血是怎麼冷卻的：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

父母離異、失學、社交恐懼.....曾文欽的表姐不禁問：如果他不要那麼不懂求救，事情是不是就能有所改變？

特約撰稿人 胡慕情 發自台南 | 2016-04-26

編按：今年3月28日，一位小名「小燈泡」的女童在台北街頭遭到隨機殺害；不到1年前，8歲的劉小妹在學校遇害，同樣是隨機行凶。日前，台灣最高法院判決捷運殺人犯鄭捷死刑定讞.....

在台灣，隨機殺人的事件越來越頻繁，發生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。儘管恐懼和焦慮感與日俱增，但對於加害者卻少有深度的描寫和探索。為此，端傳媒針對2012年12月在台南發生的「湯姆熊隨機殺人案」，進入看守所面對面訪問嫌犯曾文欽，同時走訪他的表姐、父親，爬梳判決書和精神病學文獻，希望從「人魔」這種平板印象裏，建構一個立體的曾文欽。希望在「他為什麼會變成一個隨機殺人嫌犯」這個巨大的問題上，給出一部分切中的答案。



圖：Tseng Lee / 端傳媒

從看守所出來，走在林蔭大道，想起會面前的等待：兩位婦女在身後聊天，交換彼此親人如何因酒、因賭，因不受教而不停進進出出。語氣多有感嘆，但他們在每次會面前上市場買菜，燉爌肉端來。

排序是第**4**梯次，一號窗口，**10點20分**。一號窗口正對階梯，坐在冰涼石椅見受刑人一個個慢慢出現。此前沒見過曾文欽本人。新聞畫面裏他是一胖漢，頭頂全罩安全帽，面目模糊。但雙眼對上就認出，眼神的緣故。平頭，約百來公斤，淡卡其色囚衣，右耳際有癬苔一片，左胸掛着登記證：曾文欽。囚犯**0226**，他仍有名字。我習慣性提筆欲記下所見輪廓，卻見曾文欽將案發時報章媒體描述的冷血白眼壓向玻璃板，彷彿想穿越以辨識紙上的字。我索性將筆放下，直望他。

鈴聲響，我們一起舉話筒，但曾文欽沒開口，眼睛快速眨了幾下，眉頭緊皺。話筒裏告知，是律師與你表姐、父親說可來看，想訪談。想知道「你是誰」？為什麼決定犯下駭人聽聞的湯姆熊殺人案？為什麼不想活？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，我想知道你為什麼不想活。」

曾文欽沒應答，盯着桌上玻璃板下壓着的物資清單，問可否買東西給他？

「現在嗎？可是出去就不能進來。」

「妳不是一個人來？」

「對，我一個人。」

曾文欽沉默。幾秒後才懂，不是要我立刻出去買，而是我走出以後，再不會有人進來探視他。

「你需要什麼？」

「我可以要泡麵嗎？」頓了一秒後他又問：「一箱可以嗎？牛肉口味可以嗎？」

「還需要什麼？」

曾文欽搔搔頭，快速掃過清單，陸續念了品項，波蜜果菜汁、七葉膽茶包、烏龍茶包，H型拖鞋。

「你在裏面過得好嗎？」

「妳要幹嘛？」

「你父親請我轉告你他的地址。」

「妳跟我爸什麼關係？」

「我是記者。」

「記者？」

「對，我昨天去找他訪問。」

「他可以直接寫信給我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他為什麼不寫信給我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或許他沒空，他現在在抬轎，到處跑，很忙。」

對話戛然而止。有許久的沉默。

不只對我。這短暫對話、尷尬沉默，佔據曾文欽30多年生命的全部。

父母夜夜笙歌 獨留幼子在家

「他從小就是安靜的小孩。弟弟跟他差兩歲，但個性完全不一樣，他弟弟從小就機靈，曾文欽卻非常孤僻、不會說話，而且很怕黑。」王曉貞（化名），曾文欽的表姐，她記憶裏的曾文欽，除了安靜無話，別無其他。

曾文欽家族在祖母逝世前，住居在台江內海鯤鯓上的安平小鎮。安平在清末開港，洋行林立、貿易興盛。但繁榮在日本殖民時期因港口淤積與專賣制度實施而殞落。

在安平蛻變成如今的觀光勝地之前，曾文欽一家族度過的，是幾近恆常的窮困歲月。曾文欽祖父早逝，王曉貞的母親曾淑美是長姊，一直協助扶持家庭，養大3個弟弟。但曾淑美姊代母職的重擔，沒有在3個弟弟成人後卸下，連下一代曾文欽的教養責任後來都歸了她。

「文欽跟我家相處的時間，恐怕比跟他爸媽還多。」王曉貞曾從事服飾業，外型亮麗、都會性十足，說起話來，卻有大姐頭的爽颯。這氣口源於她懂事起，就協助母親充當曾文欽的小保姆。王曉貞長曾文欽7歲，「我媽不在，就是我幫忙看他。」如母雞捍衛小雞的性格深深烙印，在曾文欽犯案落網後，曾淑美與王曉貞，是唯二抬頭挺胸面對鄰里閒談的人：

「我媽媽不會否認文欽做了錯事，可是她會跟鄰居說，這真的不全是文欽的錯。」

曾文欽祖母逝世前，曾家兄弟雖已一家一業，仍就近散居成鄰里。曾文欽的父親排行老二，住在曾淑美家對街。有一次，曾淑美發現曾文欽在家裏嚎哭不止，探問後才知，曾父與曾母蔡素月（化名）總在暗夜獨留曾文欽在家。「因為他跟他老婆玩心很重，兩個人幾乎每天晚上都跑酒店，夜夜笙歌。文欽弟弟可以習慣那種場合，他不，會哭，所以他們夫妻乾脆就把文欽丟在家。」

「投機事業，總是一夜致富，一夜暴貧，收入跌墮時，曾父會成醉鬼……母親離去，曾文欽也未曾表達

任何意見。「只是那時起，文欽整個人就變了。」

蔡素月風月出身，和曾父相識不久後離開煙花地。王曉貞形容，她交遊廣闊，又有小聰明，適逢當時台灣錢淹腳目，股票投資、土地炒作、賭博蓬勃，相準投機成為全民運動，蔡素月在婚後設立簽賭站，與曾父兩人當起六合彩和大家樂組頭。

「他們曾經生活無虞，」王曉貞說：「就六合彩很瘋那陣子。可是我舅跟舅媽揮霍無度。也不知道想什麼，帶小孩去酒店。父母的角色可以說形同虛設。孤兒院至少還有院方的大人會給孤兒支持與照顧，但文欽的父母只負責生，出去玩就丟個一、兩百塊台幣給文欽，以為這樣就是『養小孩』。」曾淑美心疼曾文欽，告訴曾父：「這孩子怕黑，年紀又小，你們出去玩，好歹記得把小孩子託付給人。」此後，曾文欽一週內至少有5天都住在姑姑家。

有人照顧，無法言明的不安魔魅，卻從未自曾文欽身上離去。王曉貞去上學、曾淑美去買菜，家裏空無一人時，曾文欽會拖着一張塑膠椅，在家門口，一言不發，望着大街，等待曾淑美回來。

「鄰居都說他很乖。而且，他也很守規矩。」王曉貞提起在學期間，曾文欽因不擅與人互動，曾被霸凌，但王曉貞說他從未回過一言、還過一腳。

投機事業，總是一夜致富，一夜暴貧，收入跌墮時，曾父會成醉鬼。不僅起手動腳，對家人動粗，甚至曾經舉刀追殺，蔡素月有次嚇得衝進王曉貞家避難。「這種事久了，夫妻怎麼繼續走下去？大概文欽小學快畢業時，他們就離婚了。」

母親離去，曾文欽也未曾表達任何意見。「只是那時起，文欽整個人就變了。」王曉貞回憶，曾文欽在母親離開後，還是很安靜，也沒有變壞。但外型完全長得跟以前不一樣。「他以前頭髮好細，臉很和善，他媽離開以後，他的頭髮突然變得像刺蝟一樣，怒髮衝冠那型。不是去燙喔，是自然變成鋼絲頭。」



圖: Tseng Lee / 端傳媒

「我跟我媽都會想，如果文欽不要那麼不懂求救、如果跟我們說他沒辦法上學，我們好歹可以資助他讀到一定程度，是不是就不會這樣？」

曾文欽表姐

蔡素月離開後，曾父收起簽賭站，此後再沒有固定工作。不久後，曾文欽祖母過世，家族凝聚力逐漸薄弱，加上王曉貞忙着聯考，曾文欽幾乎不再出入姑姑家。「但最主要還是曾文欽他媽離開以後，他爸就叫才國小畢業的文欽跟着二叔去工作、不讓他讀書。領的薪水就用來養他不工作的爸爸，還出錢讓弟弟讀到國中畢業。」王曉貞說。

年幼的曾文欽跟二叔一起在台南安平一家組裝遊覽車的工廠工作，一直到二叔過世才離開。曾文欽當年20歲，青春期的身體，因擔任車體技工、經年勞動而定型、傷害。曾文欽雙肩都有習慣性脫臼的問題，日後輾轉到鐵工廠、五金廠工作，電鍍作業也連帶傷了眼睛，因健康不良，免服兵役。

「他爸真的一直沒什麼工作。就騙文欽跟他弟弟說『爸爸身體不好』，所以文欽弟弟後來也很辛苦，才是個孩子也去賺錢，有時候兩個孩子窮到合吃一碗泡麵，我們是等到他們20幾歲才知道。甚至，他會跟兩個孩子說：『今天我們3個會這麼慘，都是媽媽害的』。後來他們發現爸爸根本騙他們，兩個人決定跟我舅分開住。」

與父親分家後，曾文欽沒和弟弟同住。但逢年過節，曾弟會拉着曾文欽到王曉貞家拜訪，算是感念姑姑以前照顧。

「不過因為文欽殺人，影響弟弟的工作，所以弟弟完全不願去見文欽。」

「那妳呢？妳常去看他嗎？」似沒料到有此一問，王曉貞瞬間紅了眼眶。

「我其實.....其實只去看他一次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去年底。」

「那離案發好一陣了，為什麼那麼久？」

「我花很久時間才做好心理調適。」

「調適什麼？」

「要去看看守所看一個我根本不認識的表弟。」

強忍的淚落下王曉貞的臉頰，她狼狽擦拭，說，想過曾文欽可能會自殺，但想不到他會去殺人。「案發前半年左右，他一直找不到工作，你知道，台南沒什麼工作，他只有國小更不可能。我也幫他介紹過，去建築工地，可是他又怕高，身體又很多傷。那我能怎麼辦？我幫不到。」傾訴的聲音有顫抖，顫抖裏有許多悔恨流瀉：

「我跟我媽都會想，如果文欽不要那麼不懂求救、如果跟我們說他沒辦法上學，我們好歹可以資助他讀到一定程度，是

不是就不會這樣？」

王曉貞的問題太難。我無能回應，只好繼續提問：「可以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曾父嗎？」

「無賴。」王曉貞擦拭眼淚，語氣篤定：「老實說，我很懷疑他為什麼要接受妳訪談。事發後他根本不關心曾文欽。如果妳明天去找他、他跟妳借錢，千萬不要，切記！千萬不要！」

曾父獨居 家徒四壁

為什麼接受訪談？打電話向曾父約訪時，還沒說清來意，只提曾文欽名姓，曾父便說：「我毋知，真的毋知影曾文欽為什麼會殺一個細漢囡仔。」（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曾文欽為什麼會殺一個小孩子。）

推辭，再推辭，直到我說：「沒關係，我沒有要你給我答案。我只想知道，在你心中，曾文欽是怎樣的孩子、這孩子怎麼長大，而不是媒體上『他就是神經病』這樣一種說法。而我們可能因此拼湊出他為什麼殺人，或找出他30年生命裏，曾經讓他不成為殺人犯的可能性存在。」

話筒那方的表達笨拙而不流利。我回想那聲音，無法與王曉貞形容的無賴之徒會有的面孔疊合。近午，撥電話給曾父確認他海佃路的地址是否正確，鈴聲響了許久，話筒才傳來不甚清醒的迷茫聲音。喝酒了嗎？會失控嗎？但他開口問：

「妳敢確定有欲來嗎記者小姐？」（記者小姐，妳確定要來嗎？）

天邊滾悶雷。我搭計程車，依約抵達海佃路。這裏是台南市政府規劃的重劃地帶。計程車穿梭小吃攤、陳舊老屋、荒廢農地，司機在巷弄來回後嘆：「小姐，導航上面找不到妳說的門牌號碼。」

下車。撥電話給曾父，他要我找有紅茶與肉圓的招牌後彎入，「265巷啊！」尋找未果。折騰一會，曾父說他要騎車來接。重新巡走265巷，看見戴着選舉造勢場子贈送的塑膠帽、橘色汗衫、黑色短褲與藍白拖的曾父在巷口。我們究竟怎麼錯過？

他牽着破舊機車，我們一起走，在荒煙蔓草的一條窄巷拐彎。入眼是城市邊沿的各種粗礪：鐵捲門，鐵皮屋、橫倒板凳、鐵工廠裏噪雜機械聲音不聞人語，未有招呼、堆疊的垃圾、無出口的單向街。曾父住在巷弄最底，住居對門是尋常廟壇順天宮，主祀李、池、吳、朱、范、張諸位千歲和吳府二鎮。香火灰燼不見光亮，這是Google衛星科技也探覓不了的地點。

「真亂，透一下風。」曾父拉開舊公寓一樓鉛門，走進一會又走出，「我去借椅仔。」他走進順天宮，我探頭入無燈住居掃視：家徒四壁。甚無隔間，應是客廳的空間有紙箱堆疊，破舊磁磚的流理臺碗碟四散，一瓦斯桶坐落中間，上有鐵板，一瓷碗內裝有殘羹。還沒檢視完畢，曾父拿着塑膠椅入門，在雜亂裏勉強覓得一處擺置。陰暗裏坐定，我視線正對一無門無簾的空間，有一瘦弱無反應男子與棉被隆起如丘。

沒落漁村因着高科技的發展，而使安平工業區引進新產業，但那不是曾父得以前往的去處。他在日後不斷外移的廠區與廠區間輾轉，如曾文欽在二叔逝世後的不斷流離。

曾父和我的對話皆簡短。一問一答，少有流暢、長而完整的敘事。他未替自己的形象與年少輕狂的謀生方式做辯駁。

「大家樂」在1987、88年左右瘋到最高點，擠在浪頭賭一把，是年代小中產階級與勞動階層的普遍景象。

他收手時已是90年代。沒落漁村因着高科技的發展，而使安平工業區引進新產業，但那不是曾父得以往的去處。他在日後不斷外移的廠區與廠區間輾轉，如曾文欽在二叔逝世後的不斷流離。王曉貞眼中的不負責任，曾父卻只當年少輕狂以及順服命運：「無粗工好做，我就去廟裏。」（沒有粗工可做，我就去廟裏幫忙。）

產業會更迭，信仰不會。廟會旺季他去當轎夫，全台跑透透。曾父和以往一樣不常在家，而「曾文欽伊母從來毋捌轉來看囡仔。」（曾母從未回家看孩子。）

這般教養在現今會被認為嚴重失格。但曾父有自己的理解方式：

「愛賺吃啊。」

（要賺錢餬口啊。）

「毋過國中是義務教育，你按怎無予曾文欽繼續讀冊？」

（不過國中是義務教育，你怎麼不給曾文欽繼續讀書？）

「伊無愛讀。」

（他不愛讀書。）

「猶毋過伊表姐講曾文欽佢講過伊愛讀冊。敢會是因為伊佇學校予凌治，毋敢去？」

（但是他表姐說，曾文欽對她說過自己愛讀書。是不是因為曾文欽在學校會被人欺負，不敢去？）

「哎，啥物欺負？我有叫伊媽媽去學校。老師講，只是查埔愛耍，按頭殼搨落。」

（哎！什麼欺負？我曾經讓他媽媽去學校。老師說只是男生之間愛玩，打打頭。）

「伊唔去學校，攏無人來了解過？」

（他不去學校，都沒有人來了解過？）

「伊就毋去啊。綴二叔趁錢，有人看，敢毋好？」

（他就是不去啊，要跟着二叔賺錢，有人照看，這樣不好嗎？）



圖：Tseng Lee / 端傳媒

「但是伊犯案半冬前忽然來搵我。我問伊女朋友哩？伊講分手，隨後毋捌見面，再相見，伊已經予抓去囉。」

曾文欽父親

曾文欽當車體技工的日子，是曾父表達最為流暢的一段：

「伊真乖，逐工早起免鬧鐘就起來，做甲下班，毋捌請假、一禮拜做六工。車廠的序大攏講毋捌看過遮爾乖的囡仔，所有吩咐攏做甲好，亦無應喙應舌，總講一句，真骨力做。」

（他很乖，每天早上不用鬧鐘喚就起床工作到下班。不曾請假，一週上班6天。車廠的長輩都說沒看過這麼乖的孩子。所有吩咐都照辦，也不會回嘴。總歸一句，很努力工作。）

「曾文欽放假攏佇咧創啥？」

（曾文欽休假都在做什麼？）

「打電動。」

（打電動玩具。）

「伊敢無朋友？」

（他都沒有朋友？）

「無。」

（無。）

「伊無朋友，你敢袂感覺真奇怪？」

（他沒朋友，你都不覺得奇怪？）

「伊自細漢就恬恬啊。」

（他從小就很安靜啊。）

「猶毋過伊尾仔有交女朋友？」

（但他後來交了女朋友？）

「有，交真久。」

(有，交了很久。)

「你敢有看過？生啥款？」

(你見過嗎？長什麼樣子？)

「正常。乖乖仔，條件真好。」

(正常。乖乖的孩子，條件真好。)

「條件真好是啥物意思？」

(條件真好是什麼意思？)

「查某囡仔聽講大學畢業。交往以後，文欽就搬出去啊。」

(女孩子聽說是大學畢業，交往以後，文欽就搬出去了。)

曾父當時當保全，輪班不固定，而孩子年輕需要自由，父子3人生活型態已經完全不同，加上曾文欽終於有了女朋友，他沒有多加置喙，彼此少有聯繫。

「但是伊犯案半冬前忽然來搵我。我問伊女朋友哩？伊講分手，隨後毋捌見面，再相見，伊已經予抓去囉。」

(但他犯案前半年突然來找我。我問他女朋友呢？他說分手了，之後我們不曾見面。再見面時，他已經被逮捕了。)

活太痛苦 殺人後想自戕

和女友結識時，曾文欽23歲。約6、7年後，他們分手。那是2012年7月，沒有任何一人知道，這足以讓兩人歷經情感關係各階段曲線與周折的時間裏，他們發生什麼事而走向分離。

曾文欽沒有挽留女友。兩個月後，曾文欽辭去機械工廠的工作，2012年11月，女友要曾文欽再也別和她聯絡。判決書記載了這一段犯案過程：該月底下午5時，曾文欽至台南市一刀具行購折疊刀一把。12月1日上午8時27分左右，曾文欽穿着灰色T恤、黑色外套、牛仔褲，攜帶折疊刀，騎着機車，在湯姆熊遊藝場內，以撿拾遊戲儲值卡為由，帶一方姓男童入廁。曾文欽於第三間廁所隔間內以刀刺向方小弟頸部喉嚨，方小弟當場氣絕身亡。

日後筆錄裏，曾文欽坦言本想殺害另外兩位與方小弟共行的同伴。但看見方小弟頸部鮮血噴濺、瞬間腿軟倒地、氣絕身亡而感「噁心、殘忍、害怕與恐怖」。他洗淨刀子後前往一娛樂大樓包廂，思索是否要自死。此時方小弟遇難曝光，警方當晚即逮捕曾文欽到案。他坦言殺人，「因為想死。我在18、9歲就悟出一個道理。這個世界弱肉強食。我既然活得那麼痛苦，不如殺個人來死。」



圖：Tseng Lee / 端傳媒

曾文欽的痛苦，所為何來？

從20歲二叔過世，到30歲犯案入獄，曾文欽一共換了23家公司商號。每家公司所待時間，長則1年多或數月，短則兩日，工作期間和同事少有互動。這期間，他因發現自己天天焦慮失眠，伴隨胸悶、頭痛或心悸症狀，自21歲起，陸續於台南市各醫院診所就診。

「他去看醫生的事我們家族知道。」王曉貞說，母親家族這一支系似乎都有容易緊張的毛病，「像我媽只要看社會新聞就會覺得很恐怖、想哭，所以我媽也有在吃藥。」知道曾文欽前往看診，是因曾文欽與三叔一次在醫院偶遇。「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，我三叔是那種日子過得很好的中產階級，我媽是一般家庭主婦，也去看醫生，所以沒對曾文欽去看醫生的事想太多。」

要到日後曾文欽犯下滔天大罪，王曉貞才知道，歪斜雖然蟄伏各處，但階級與際遇會影響狂暴的生成與否。

「說殺一、兩個人不會判死刑，是覺得說得越可惡，死得越容易。活着生不如死，兩眼散光600度，15歲肩膀就脫臼，再加上沒有朋友，就快活不下去。殺人的目的是與女朋友分手後才想的。」

曾文欽

曾文欽的寡言內向，並不是純然的聽話乖巧。根據精神鑑定醫師訪談記載，曾文欽很早就有自殺死亡念頭，2004年起，曾文欽被確診有社交恐懼、疑似憂鬱症，2011年，由許森彥精神科診所確診有潛伏型精神分裂症。個性內向退縮，對人防備、不知如何溝通與無能反抗，是混雜生理疾患導致的結果。儘管曾文欽後來自行求醫，但因未規則服藥、重複於不同醫院領藥，後期逐漸演變為有濫用藥物傾向。而在辭職後，他已經身無分文，也無健保、勞保，直接停止就醫成為必然。

審判此案的法官，如何理解曾文欽的際遇與其最後何以鑄下悲劇？

一審合議庭法官認為，曾文欽自小遭遇父母離異，國小畢業即進入職場，無年齡相仿同事與互動關係，「封閉環境，使其吸收正確資訊可能性低，也無從與他人討論檢視自己觀點，易產生偏差思想。」精神鑑定指出曾文欽的行為理解與控制能力雖未缺損，但其多年來飽受精神疾苦，重大犯行「並非全然出自於無可饒恕之惡性，而是一定比例受其智能程度、國小畢業之學經歷不足與身心疾病之影響。」

一審對曾文欽判處無期徒刑，沒有滿足一部分民衆「判死刑」的強烈期待，甚至引發高度爭議——不只因為湯姆熊案犯案手法凶殘，更因曾文欽在案發之初曾說：「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，自己是想吃免費牢飯，才找孩童下手。」這句話在當時及後來的媒體報導中被反覆強調，形塑了多數台灣民衆看待此案的基調。台灣社會一次又一次被憤怒動員，使人難以深究曾文欽為什麼這麼說？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？

這個問題，在二審審理過程，由精神鑑定醫師作出的報告中認為：曾文欽向孩童下手，是一時起意、有機可趁，「因為如果失敗的話，就不會被判死刑。我完全沒有想要吃免費牢飯。想吃牢飯的話，竊盜、搶劫都可以。我是想自殺才殺人，因為先前自殺多次都不成。」這是曾文欽自己對「免費牢飯說」的詮釋。

精神鑑定醫師曾問曾文欽：「如果沒有死刑，你就不會想用這個方法來死？」。曾文欽答：「沒錯。」曾文欽說，自己

曾嘗試服用老鼠藥、吸瓦斯、燒炭等方式自殺，但又害怕自殺未成造成終身殘廢折磨而罷手，一共4次自殺未果。「說殺一、兩個人不會判死刑，是覺得說得越可惡，死得越容易。活着生不如死，兩眼散光600度，15歲肩膀就脫臼，再加上沒有朋友，就快活不下去。殺人的目的是與女朋友分手後才想的。」

在我離去前，（曾父）喚住我，說請我轉告曾文欽律師他租賃處地址與手機號碼。「有一工文欽若轉來，遮會使找到我。」

犯案前幾天，曾文欽約女友吃早餐。告知女友「要去大陸工作」。女友表示，當時曾文欽隨身都帶着一堆藥、「隨時都會吃，他說只要獨處，就會恐慌。」出庭作證後，女友消失無蹤、更換電話、搬離老家，或許隱姓埋名。3年多來，從未探望曾文欽一次。

看守所內我問曾文欽，女友對他來說很重要嗎？

「重要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她是我唯一說話對象。」

「你真的都沒朋友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為什麼追得到女朋友？你們怎麼認識的？」

「工廠認識。她坐我旁邊，有說話，就順其自然。」

「那為什麼不挽回女友？」曾文欽不應。

「那麼，可不可以告訴我，你們為什麼分手？」

「因為錢。」

「你向她借錢？還是你必須花錢養她卻失業？」

「都不是。」

「那是什麼原因？」

「她妹妹的男朋友，有車、有工作、有錢。她說我都不努力工作，一蹶不振。」而分手後女友要求曾文欽從此往後別再聯絡的原因，是她已有新男友。

「我想跟你確認一件事，你真的不喜歡讀書嗎？王曉貞說你曾經跟她說喜歡上學，但你爸爸說你不喜歡。」

曾文欽又不應。

「王曉貞說，如果當初你懂得求救，姑姑會協助你唸書，會不會你就不會殺人？」

「可以唸書，應該會比較找得到工作吧。」

一陣沉默後，曾文欽問：

「我爸會來嗎？」

「他說，家離看守所太遠了。」

結束與曾父的訪談前，我也曾問與曾文欽一樣的問題。曾父說，太遠。卻在我離去前，喚住我，說請我轉告曾文欽律師他租賃處地址與手機號碼。

「有一工文欽若轉來，遮會使找到我。」

（如果有一天文欽回來，才能找到我。）

我不確認曾父口中的「回來」是什麼。無論死刑，或無期徒刑，曾文欽，可能會有「回來」的一天嗎？

判決書詳載成長過程 盼與社會溝通

儘管在龐大社會壓力下，二審合議庭仍表示，依據「精神障礙者不得科處死刑的兩公約國際法拘束力」，宣布維持原判。但二審合議庭的判決理由不止於此，二審合議庭以**71**頁內容回溯曾文欽的成長過程，將判決理由書寫得極為詳盡，可清楚看見法官希望與社會溝通的期待：

「試問行政機關及被告的父母，為被告的進入國民中學努力做了什麼？被告沒有繼續升學，導致在正進入青春期的時間沒辦法繼續與同齡小孩為伴，學習並培養維持人際關係的自信，沒辦法接受老師教導、彌補家庭照護的不足，這些能歸責被告嗎？」

「不唯如此，被告小學畢業後，直接進入至大人都嫌粗重的車體焊接工廠上班、賺錢家用，長期下來，健康惡化，讓他本就難以應付的職場工作技能雪上加霜。依據當時有效的《勞動基準法》，雇主原則上不得僱用未滿**15**歲之人從事工作；又**15**歲以上未滿**16**歲受雇從事工作者為童工，不得從事繁重及危險工作，當時的《勞動基準法》有無有效執行呢？執法者有無盡到保護被告的義務？」

但二審判決出爐後，多數媒體報導的基調仍然緊咬着：

「鐵口『不會被判死刑』割喉魔曾文欽二審仍判無期徒刑」

「『殺一兩人不會處死』割喉殺童果然免死」

「曾文欽割童喉案二審吃一輩子牢飯的願望居然被法院認可」等等。

而上頭引述判決書裏反覆陳辭的判決理由，沒有任何一字被完整披露。憤慨的民衆相信，精神疾患已經成了社會許多「惡人」，危害社會而不需受到該有懲罰的理由。檢察官對判決結果繼續上訴，三審合議庭認為，不該只依據曾文欽犯案後的醫學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依據，而要綜合其前後言行，甚至在判決書直載曾文欽根本「裝病」。因此撤銷二審判決，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更審。不過更一審時，台南高院又維持無期徒刑，目前尚未定讞。

「在裏面一定很煎熬。被關了以後，監獄可以教他什麼？放出來以後如果又不被接受怎麼辦？」她頓了一下，深呼吸後才繼續說：「很艱難，對我也是。但如果死是解脫，我希望他被判死。」

曾文欽表姐

方小弟遇害時僅10歲，在外人眼中他活潑、單純、喜歡玩、對陌生人無戒心，遇害前，經常出入湯姆熊打電動玩耍，有時甚至玩到不知回家，最後由方父尋回。

方小弟遇害後，方母接受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協助，情緒稍見平復。但方父不能原諒自己，婉拒心理輔導協助，並於準備程序時表示不提告訴，要解除告訴代理委任，「我要放下一切，不想再收到任何資料。法院怎麼判曾文欽我都不會講話。跟原諒不原諒無關，量刑由法院處理。」

親族中強烈堅持曾文欽需受死的，是方姑姑。開庭時，她每每在旁聽席拿着方小弟的遺照，雙目皆裂，痛批法官判決不公。因為「像我們這樣弱勢的家庭，也都能循規蹈矩、努力向上、為自己爭取權益，兩相比較，曾文欽不值得同情。」



圖：Tseng Lee / 端傳媒

受害家屬的至痛，無人可以真正感同身受。

而方姑姑與曾文欽互不相識，曾文欽與方小弟互不相識。唯一串連他們的，是殺與弱勢。

想要曾文欽活嗎？這問題，我問了曾父，問了王曉貞，也問了曾文欽。

曾父說：「對方家屬想欲按怎要求，阮無法度，毋過希望伊會活。伊若有一日關過了後會使出來，揣有頭路，一定甲以前同款，會乖乖上班。」

（對方家屬會怎麼要求，我們沒有辦法。不過我希望他能活下來，他如果有一天關完了出來，找到工作，一定會和以前一樣乖乖上班。）

王曉貞則說：「在裏面一定很煎熬。被關了以後，監獄可以教他什麼？放出來以後如果又不被接受怎麼辦？」她頓了一下，深呼吸後才繼續說：「很艱難，對我也是。但如果死是解脫，我希望他被判死。」

曾文欽的答案呢？

「其實我忘了法官為什麼、用什麼原因把我關在這裏。」

但他記得湯姆熊，記得打電動，記得男孩應該要有活潑身影。

曾文欽說完時，會晤終了鈴響。即將掛上電話時他說：「可以買郵票給我嗎？」我答好。卻直至走出看守所，才想起忘了給他回家，甚至任何一處可以傾吐的地址，他的父親曾經託我轉告的。

註：為免犯罪人家屬困擾，除曾文欽外，其家屬與前女友皆化名或以稱謂替代。

2017 年 7 月，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。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，都會免費開放，歡迎轉發，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。

如果你喜歡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

延伸閱讀

記者手記：對精障嫌犯的理解，還有大片的空白待填補

若社會在關心生命權喪失的重大刑案時，只看見悲痛與可惡，焦躁地期以刑罰彰顯正義，類似悲劇恐比以往更加頻繁發生。

記者手記：無知是這場獵殺的入場券

失序是人在瘋狂的社會中掙扎的軌跡，可惜這樣的掙扎不容易被理解。

救贖他人和自我，還剩多少可能？

為何隨機殺人、自殺潮層出不窮，我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社會？